



广东文史资料精编

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上编 第4卷 >

清末民国时期文化与民族宗教篇 >



中国文史出版社

广东文史资料精编

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上编 第4卷 >

清末民国时期文化与民族宗教篇 >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东文史资料精编. 上编. 第4卷, 清末民国时期文化(教科文卫体)与民族宗教篇/政协广东省委员会办公厅, 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5034 - 2200 - 3

I. 广… II. ①政…②广… III. ①文史资料—广东省②文化史—广东省—民国③民族历史—广东省—民国④宗教史—广东省—民国 IV. K29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1369 号

责任编辑: 韩淑芳 张建安 吕潇潇 李春华 封面设计: 李松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印 刷: 广州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510120

装 订: 广州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510120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1/16

总 印 张: 30 字数: 47.1 千字

印 数: 2500 册

版 次: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60.00 元(套)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目 录

· 清末民国时期文化(教科文艺体)篇 ·

科举考试的回忆	商衍鎏(1)
南社在广东的活动	陆丹林(13)
汕头华英学校历次学潮与反英斗争	黄达修(19)
桂系据粤时广州报纸的怪现状	陆遯翁(25)
陈济棠提倡读经和我审查《孝经新诂》经过	许崇清(29)
陈济棠编印《经训读本》经过内幕	谭太冲(33)
知用学社和知用中学	张瑞权(36)
关于岭南大学工学院的一些回忆	冯秉铨(43)
广东师范教育制度的变迁	黄 佐(46)
关于《广东师范教育制度的变迁》一文的补充订正	罗宗堂(51)
我所知道的两广工业学堂	李敦化(52)
从“工专”到“勤大工学院”	李松生(56)
新少年学堂志	黎照寰(61)
广东省中小学制度的变迁(1902—1937)	黄 佐(73)
解放前海口新闻事业的回忆	陈铭章(83)
1924 年—1935 年国立中山大学派系斗争概述	张 掖(87)
中山大学林场风潮始末	侯 过(94)
西南政变后中山大学的两次易长	邱 平(98)
邹鲁在中山大学任内	曾纪蔚(104)
中山大学“抗声社”幕后	江锦兴 张仲绛(111)
广东国民大学之回忆	朱勉躬(遗稿)(120)
清末广东大学堂概述	沈祥龙(135)
广州法政专门学校的建立及其变迁	莫擎天(138)

广州培正中学怎样为美帝文化侵略服务	赖弈辉	邓鹰扬(144)
对《广州培正中学怎样为美帝文化侵略服务》一文的补正	冼子恩	(158)
番禺师范学校的一次校长争夺记	黄鹤楼	(160)
梅县中学几次风潮的回忆	钟贯鲁	(171)
从教忠学堂到教忠中学	曾绍洙	(176)
广东早期农业教育和农业试验	梁惟一	(181)
广东精武体育会和陈廉伯、熊长卿	陈天杰	(186)
佛山精武体育会	何心平	(194)
梅县足球史话	叶家烈	(203)
我参加 1936 年世运会的回忆	叶北华	(209)
清末民初广州报业杂忆	沈琼楼	(215)
从清末到抗战前的广州报业	沈琼楼	陆遯翁(235)
关于清末民初至抗战前广州报业两篇史料的补充订正	邓警亚	(257)
关于《从清末到抗战前的广州报业》一文的 补充订正三则	高承元	梁图光 周 哲(261)
沦陷时期广州敌伪报业	郑广忠	(263)
抗战胜利后到解放前的广州报业	陆 羽	(274)
《原子能》小报创办始末	李汉冲	(301)
关于中央日报的一些回忆	佟绍弼	(304)
李伯鸣与中山日报	李鹤飞	李松庵(309)
对《广东文史资料》第 18 辑一些史料的补充订正	蔡世英	(319)
解放前唱片公司概况	陈卓莹	(320)
清末党人利用粤剧宣传革命点滴	邓警亚	(326)
对《清末民初广州报业杂忆》一文的补充	陆丹林	(328)
我所知道的东莞明伦堂	叶少华	(331)
东莞明伦堂史略	集 成	(346)

· 清末民国时期民族宗教篇 ·

广州满汉旗人和八旗军队·····	于 城(354)
辛亥革命前夕广州满汉八旗的一些情况·····	佟直臣(373)
王毅屠杀海南黎苗民族的暴行·····	梁秉枢(376)
陈汉光对海南少数民族的血腥统治·····	何凯诒(379)
冯子材镇压海南万宁黎族人民的一些史实·····	杨国传 郑人权(384)
抗日战争期间美帝在广东基督教会中的阴谋活动·····	熊真沛(388)
解放前后帝国主义传教士在广东的阴谋活动·····	熊真沛(400)
广州解放前后基督教“应变”活动史料的补充·····	胡翼云(410)
美帝分子骆爱华布克礼在广州撤离前后的活动·····	王以敦(418)
徐谦与基督救国会·····	陆丹林(425)
基督教长老会在潮汕	
——英国长老会传教入潮汕的情况·····	陈泽霖(433)
清末蕉岭县教案始末·····	陈佩衡(451)
清末连州教案始末·····	黄韶声(455)
关于《清末连州教案始末》的补正·····	陈占标(459)
海南岛基督教的片断史料·····	王芳园口述 郑南惠笔记整理(461)
清末江门教案前后·····	许 只(464)
关于《清末江门教案前后》的补充(二则)·····	梁元惠(469)
对《广东文史资料》第十四辑二点质疑·····	陆丹林(471)

· 清末民国时期文化(教科文艺体)篇 ·

科举考试的回忆

商衍鎏

一、科举考试由来的说明

科举在我国有 1400 年的历史,是封建王朝一特殊的制度。汉以前用人重在考绩德行,乡举里选,至六朝尚门第,选举为贵族所垄断,而寒士无从进身,人才埋没,政治紊乱,至隋始试策置进士科。唐因订为科目,每岁由外县举人解省以送京师考试,科目不一,如经、史、法、礼、书、算等,皆列为科,兼试诗赋,其最重者为明经、进士两科。唐太宗谓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是科举用意,专为笼络人心,使舍科举一途,虽有大略雄才亦难以自见。宋元明清守之勿失,至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废科举而始结束,科举取士遗法并随以消灭。但如考试,所考的方法,历代略有不同,唐重诗赋词章,宋重经义,明清重八股文。近日文史资料研究者,以我曾为科举考试经过的人,属将亲身经历和见闻大略述之。我著有《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详载典章制度,兹则为琐屑枝节的经历和见闻,且我以前考试的人与各处地方,都有不同,则又不能以我局限性的经历见闻而概其全,难得翔实与正确,自是当然,不过一鳞半爪,可以类推而已。

二、幼年读书预备科举考试的时期

我生于清同治十一年甲戌(1874),明年为光绪元年,是时清廷积弱已极,原因则以道光末年的鸦片战争以后,民不聊生,引起有民族革命性的太平天国起义,事虽不成,而晚清的政治不良,更加暴露无遗,但不知改进,而用科举为安定人心隐蔽人才的工具,犹谨守如故。我欲求发迹,自不得不仍走此道路,倘若将此少壮苦学的工夫,学习工、农、理、化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科学,何尝不可以有成,即今思之,十分惭愧。到了今日党政光明,学皆有用,我尚回忆此朽

腐的科举,似可不必,但就研究近代历史学的指示,历史是复杂的,不良的政治措施,亦当写出,正可与现在对照评比,好坏显然的一面镜子,使大众更看到清楚,回忆与留恋不同,所以我敢执笔为之,以贻读者。

科举一事,既行之一千余年,在应考试的士子,说来亦不甚简单。先言我幼年的读书,我6岁开蒙,读三字经,千字文,能背诵及将字大半认识后,即读四书。四书为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因当日功令考试八股文的题目,均在此出题,而解释必须依朱熹的注,故读正文时亦要读朱注。每日先生将以上的新书口授一遍,即由自己读熟,明晨向先生背诵,背新书带温旧书,日日读新温旧,毫不间断。且当日教法极严,倘背不出,先生要责罚,轻者将薄板打手心,戒方打头,甚者用藤条打臀部,我每晚都要读到背得方敢睡,是以被责尚少。四书为考试的基础,要读到滚透烂熟,由头至尾全部背得方止。四书读后,继续阅读五经。五经为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背诵之法,与四书略同,但仅读经文而不读注。五经于考试亦是重要的书,以乡会试第二场的题目,是每经出一题,作经文5篇的缘故。我幼年于四书五经外,尚兼读孝经、公羊传、谷梁传、周礼、尔雅,中间尚带读五、七言的唐宋小诗及声律启蒙,学作对句,学调平仄与十七史蒙本。蒙本是每句4字,每2句1韵,句句皆有史事以记典故的。各种的书亦要背诵。还有兼读带读之法,如读左传兼读公羊数行,带读唐诗蒙本数句等,故四书五经读完,而此等书亦随以读完。其中尚有一最要的课程,则是习字。启蒙初写描红,描红本子,是印成“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红色半寸大的字,每半页3行,每行6个字,令小学生用墨笔在红字上连续照描,描熟以后,即写仿格。仿格是将字用墨印成,套在白纸本内摹写,格子由善书者随意择字,或写格言,或写诗句等,惟必须楷书,由大而小,大者每半页两行,每行4字,每字约1寸半;小者每半页8行,每行8个字,写熟以后,即写小楷。小楷是用印成有红线的红直格纸,每半页8行,每行20或25个字,取法帖对临,每日写数行,不可间断,写就交先生阅看,好者加圈,劣者加杠,以字与考试有关,童而习之,至壮不废。以上是我12岁以前读书预备考试的课程。试想当日计算的年龄,又是虚龄,照现在说是由5岁到11岁的孩子,要读如此多的书,而四书五经又要能背熟,略知讲解,岂不甚难,其实只要每日皆不废读,是可以作到,不足为奇的。那时我家请一位先生教我兄弟三人,按年龄大小,每日教新书由四五行起,渐渐加至四五十行。堂兄衍燊最聪明,过目不

忘,书读二三遍即能背诵如流,我则非读二三十遍不能背诵。我恨我笨,只有将勤补拙,不敢贪懒,衍桑兄无论诗文词赋,一学即会,作出文字精采动人,20岁中辛卯科举人,翌年到北京会试后还广州,一病而逝。我母亲说:聪明太过不主寿,不如你笨些的好。我胞兄今年90尚健,我亦87岁,真是笨些的好了。尤好在看见今日的人民翻身,与从前封建人民之受压迫者大不相同,到此的回忆,又有一股酸咸苦辣旧脑筋的气味触动我,使我徬徨不安了。

我12岁以后,学作八股文、诗、赋、策、论等,不但要读八股文、古文、律赋、文选之类,并要看史书如通鉴、四史、子书如庄、老、韩非各种书籍,俾腹中充实,以备作文的驱遣。概括言之,多读少读,在乎自己的用功。14岁至20年的时间,除如上读书外,皆是走读从师,与考书院。走读之师,广东称为大馆,先生皆是科甲有文名的人,赁一祠堂寺庙中闲屋以招生徒。本人选择悦服的先生,前往执贽。每馆学生皆百十人至百余人不等,先生每日讲书一二小时,以八股文为主,带讲经史诗赋策论,每日3课或五六课,课题八股文一篇,间有试帖诗、律赋、史论,学生作后,即日或明日呈缴于先生评阅,由先生圈点批改,选好后贴堂使众观摩。我在光孝寺读书最久,印象甚深。同时并向各书院考课,前列者有奖金。我是寒士,并可借以资生。书院如粤秀、粤华、羊城等,每月3课,皆考八股文、试帖诗,其他菊坡精舍、学海堂,每月1课,皆考经、史、诗、赋,不考八股试帖。我每月必向各书院应考,到课期晨兴往书院看题目,回家写作,傍晚到书院即日交卷,古学的菊坡精舍、学海堂则限3日或5日交卷,终日仆仆,皆为练习科举考试的目标,以此白昼甚少读书的时候,而用功总在夜间。三更灯火五更鸡,从前以这句话来形容士子的读书,真是不错。

三、考试生员、举人、进士的情形

我亲身经历科举考试者十余年,自生员、举人、进士以至殿试的一甲第三名,或考八股试帖诗,或考经义策论,以及场中的种种形色,皆所饱尝。兹将科举名目大纲,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而各试内亦有连带而及的考试,分类叙述如下:

(甲)童试。童试为最初的考试,并非尽是儿童,无论年龄大小,壮年以至白发老人,凡应试者皆称童生,亦曰儒童。此名沿自明代,名实未免不符,故后亦有称小试或院试者(考官为学院故)。童试次序共为三试:第一县试,第二府

试,第三院试,有一定院试取中的学额,小县数名,大县二三十名不等,应考的人数,小县数百人,大县数千人,考至终点院试录取者,称为生员(普通称为秀才)。各县设有学宫,学宫内有教谕、训导的学老师以教育之。生员是学宫内的学生一员的意义,至应考与考试尚有很多手续。先言县试,县官出示考期,童生即向本县礼房报名,填写姓名、籍贯、年岁,并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三代存殁,已仕、未仕者履历,取具同考5人的5童互结,与本县认保廩生的保结,保其实无冒籍(非本县人为冒籍)、匿丧(有父母死而在3年内居丧者)、顶替、假捏姓名,身家清白非优倡皂隶之子孙,方准应考。考官为本县的县官,届试日点名发卷入场。第一场考八股文一篇,五言六韵试帖诗一首,录取者再考第二场为复试,二场以后考否听便,连接共考五场,则兼考诗赋经论之类,至末场录取第一名者为县案首。续考府试,考官为本管的知府,所有报名、保结、考法,与县试同,至末场录取第一名者为府案首。然后将县、府考过的童生,造册送全省学政考试,学政由京简放,都以翰林官为之,关防较为严密,以院试取中即为生员,而考生对此亦较紧张,考试前的报名、取保、试卷编号弥封,都与县府试略同。现将我考试的经过言之。我于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考院试时,年17岁。早晨4点钟天尚未亮,由学政亲自在考场外点名入场,点名要唱廩保的名字,廩保答保其人后,即往派卷的地方领写有自己名字的卷,胸前挂一油布卷袋,卷袋正中在场外贴写好自己名字,即将考卷平放袋内,以防折叠与污损。手提考篮。考篮用柳条或藤织成,上有挽柄,作直筒式,四面玲珑小孔,不许密织,以便可以看见内面所放的东西。许带笔墨干粮,不许夹带蓝本成文。入场门时,须加搜检,甚者解发、袒衣,并及袜履。后已从宽,不过看看考篮,即行放入。卷面印有坐位的字号,有堂号,有东西考棚号,按照找得的座位,放好笔墨。点名毕,升炮封门,学政坐大堂亲笔写试题,交书办用约2尺高1尺宽的纸写成大字,粘于1木牌面上,牌下有长脚,擎游给考生看,考生将题抄下即作文,题为八股文1篇,题目限在四书内,试帖五言六韵诗1首,即日交卷。学政为翰林院侍讲樊恭煦,终日坐在大堂,场规严肃。最苦者座位是连坐长凳的长木案,每一木案连接约20余人,面皆向北对住大堂,字号贴在案上,又无间隔,倘若遇着两大胖子坐在一起,则逼迫不堪,幸而我是个瘦小的个子,尚觉从容。长案若不坚固,坐的人多,常有动摇,誊写试卷时亦要特别注意。作文时不许交头接耳,擅自移动,学政终日监视,派人四处巡察,倘有传递等弊

者究治,犯规如移坐、换卷、丢纸、喧呼、顾盼、搀越、吟哦者,立即扣考,重则枷示。大小便亦要监视,恐其在厕所传递之故。我坐的是堂号,在学政监视不远的地方,埋头作文,谨守场规,午后3时放门,交卷出场,场外已有家中人来接,如鸟脱笼,欢喜非常。3日后发案,我大兄衍瀛取第一名案首,二兄衍燊取第四名,我取在第十名,三兄弟同时入学,家中热闹起来。我母亲喜极落泪,痛我父亲已故不得见及。我当时亦甚酸辛,因为我幼年读的书,皆由我父亲圈点。我父亲是秀才,屡应乡试不第,一生教书。当时未有学校,是应聘到人家教其子弟,所谓家塾者。我9岁那年,曾随父亲到过佛山赵宅附读,嗣父亲以身体多病,辞馆还广州。我家住纸行街莲花巷,即在巷尾辟地1亩,莳花种竹,作为花农,盖茅屋数间,取名玉莲园,携我在此读书。所读的经史诗词,无不详明讲解,约有两年,读书最多,长进迅速,父亲亦喜我受教。我父亲长于音韵,喜欢作诗,刻有《味灵华馆集》,指示我作诗作文的方法。不料我14岁那年的春天父亲因病去世,所以想起从父亲读书的情状,心里十分难过,但是亲友来者纷纷,都勉我再求上进,报答父母。试想当日封建时代,大众的观念,对于科举是如何的重视了。旋由学政牌示,定于某日到政衙门簪花,赴学宫行拜孔子礼,穿的是蓝袍、缎靴,戴红缨帽金顶,簪花披红,乘轿至学政衙门。学政普遍称大宗师,在大堂谒见学政后,一群的新进生员,分往各人各县的学宫。我是往广州府学宫的,到门外下轿,入棂星门,走过小桥,小桥两边有水一泓,即所谓泮池,入学谓为游泮者以此。谒学老师,由学老师带领到大成殿,向孔夫子神龛牌位前行三跪九叩礼。牌位写的是“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礼毕各人乘轿回家,谒祖,拜尊长,尊长各给红封利试一包,后即出家门,往拜从前受业过的各老师,至亲父执辈亦要登门叩头,家中设宴数席款待亲友,亦要行礼周旋,到晚客散,因为叩头太多,两腿酸楚,疲惫不堪了。以上是我童试情形的一段。

取中生员以后,仍然是要受学政考试的。学政三年一任,到任后一年为岁考,第二年为科考,除考童生以外,并考生员、贡生等。我18岁辛卯(1891)换了一位学政,为翰林院编修徐琪,其考试场规紊乱,与樊恭煦大不相同。我考岁考,先考经古一场(此场不考者听),于报名时认考一门,经古题分为经解、史论、诗赋、算学各类。我是考经解的,择佳者发榜,我得考取,嗣考正场,为八股文一篇,五言八韵诗一首,八股题仍限在四书内出,我考取一等第三名(分一二三等,故亦谓之考等),得补廪生。廪生每县有一定的名额,即所谓廪保,来保

童生考试者。徐琪场规紊乱,考试不遵定章,点名极迟,在大天亮以后,喜少年漂亮的人,不喜年老与貌陋者,点名时上下端详,于册上加以暗记,往往点名毕即已傍晚,夜间考试,出场要到后半夜,按定章学政考试,即日缴卷,不许继烛,故未出题以前,先有一“不许继烛”的牌示。我记得考试,有一场擎此牌出,大家说我们可以交空卷出场了,轰动起来,学政乃令将此牌收去。徐学政于青年的尺度放宽多取,年老或貌陋者,文虽佳亦不取。当时东莞县有一莫伯伊文笔极佳,而貌极丑,满面麻斑,县考时县官是爱才的,取莫为案首,云以莫的相貌,虽有班马的文章,徐宗师亦是不取,照例县案首都取入学,故以畀之。到考院试,徐已在点名册上暗记,惟因他是案首,故取莫伯伊在最末的一名,一时传以为笑。如此的事,不一而足,后来被御史奏参,派两广总督李瀚章查复,官官相护,敷衍了事。我年纪甚轻,自己要考,又要作廪保随同童生考场,日夜都在学政衙门过活,精神身体不得安定,亦极不以徐学政为然。以下再言乡试。

(乙)乡试。乡试是在省城考的,合全省的生员,廪生、贡生、监生以考试,三年一科,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遇有万寿,登极各庆典加科者曰恩科。考官二人由北京简放,均以翰林院官为之,一正主考,一副主考。主考出京由兵部颁发勘合驰驿,按站而行,不许携家,不许游山水与接亲朋,不许多带仆从骚扰地方,约在八月初到省城,关防极严。主考下有房官,大省 18 人,中小省以次酌减,最少者 8 人,广东为 13 人。房官就本省进士举人科甲出身的州县官,由监临于场期前三四日考派。士子的试卷,先分给房官看,择其以为佳者加批呈荐主考,由主考照中额选定取中。另外用本省巡抚大员为监临,以纠察关防总管闹场事务,下设监试、提调、收掌、受卷、弥封、誊录、对读、巡绰、供给各官以司其事。考期在八月,分为 3 场,每场 3 日共 9 日,第一场初 8 点名入场,至初十傍晚出场,第二场 11 至 13 日,第三场 14 至 16 日,入场出场相同。第一场考八股文 3 篇,试帖五言八韵诗一首,八股题目限在四书内出,第一题论语,第二题大学或中庸,第三题孟子。第二场考五经文 5 篇,在易、书、诗、春秋、礼记各出 1 题,行文仍用八股式。第三场策问 5 道,问经史时务政治,士子将所问者条答之。三场皆由主考出题,印成分发士子每人一纸。

再言乡试场内的情形。凡贡院均建于城东,取东方文明之意,广东贡院在东门内,拆城后即是现在文明路一带,由博物馆尚为之保存贡院图记的碑石十余通。我曾在此考过乡试 3 科,第一科光绪辛卯,第二科癸巳,第三科甲午。

回忆 60 年前的乡试,真有黄粱幻梦的感想。张之洞作两广总督时,将贡院前面拆为一大广场,辟成马路,贡院内亦将道路修平。可以用 1 小竹箱,下装铁轮 4 个,箱内载考具食物等绰有余裕,用绳牵之而行,较前时要背带考篮而入者省力甚多,所以至今我尚不忘。入场搜检,向例甚严,不许夹带成文与书籍,以后较宽,不过循行故事而已。我初应乡试,忽然大事搜检,人皆不知何故,后来方明白,是张之洞最恨人吹鸦片烟,凡带有烟枪、烟灯、烟盒等,均没收,书籍则一概听带入。其有烟瘾者,多退场不敢入试,人心大快,我亦为之捧腹。又相传点名毕,监临有祭旗的事,说用红黑二旗麾呼有冤者报冤,有仇者报仇,倘士子于场外有作亏心害命的行为,鬼必到试场索命。前人笔记所载不少,但总是女鬼索命者多,其实并无祭旗的制度,不过借以警人而已。我考试那年,亦曾传隔舍有一人遇鬼,神经失常寻死,由巡绰官将其牵扯出置于明远楼下,如何结果,后不得知,此皆场外的轶事。贡院内建号舍数千间,以备士子住宿,是用千字文编列的,惟天、玄、帝皇等字,孟子名轲字,数目字及荒吊字不用。每卷编一字号,如地一号地二号往下顺数。巷皆向南成排,号舍约百十间,短者亦五六十间,每间隔以砖墙,屋顶盖瓦,无门。巷内行道甚窄,勉强能容二人往来。巷口外墙上大书其字号,并置号灯及水缸。我于点名领卷后,按照卷面的号数入巷。号舍高 6 尺,举手可以及檐,深 4 尺,宽 3 尺。舍有号板,舍内砖墙东西离地尺余 2 尺之间,砌成上下砖缝两层承板,板可抽动,日间坐下层之板,向上层写字;夜间除上层之板安入下层,可以伸足而卧,是合则为榻,分则为桌为凳,坐卧饮食皆在于此。煮炊茶饭靠对号墙,每巷拨有号军数人,照应士子的饮食。号舍近巷口者较佳,中间次之,巷尾为厕所,若坐号底数间臭气至不可耐。陈祖范“别号舍文”内,所谓“一日号底,粪溷之窝,过犹唾之,寝处则那,呕泄昏饨,是为六瘡,谁能逐臭,摇笔而哦”者。南墙根有小沟以通水道,遇雨则泞湿不堪。巷口有栅,士子入齐封栅,禁止出入,栅用疏板留隙,使外可以望见巡查。广东天热又多雨,士子必用油布为帘防护,又复有时蚊蚋嗜肤,熏蒸烈日,尚要夜以继日作文,如此者循环 9 日,其苦不言而喻。但一科不中,下科又来。蒲松龄怀才而困于诸生,谓秀才入闱有 7 似,“初入场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归号舍似秋末之冷蜂,出闱似出笼之鸟,望报则行坐难安,似被系之獐,报条无我,似钳毒之蝇,弄之不觉。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从此披发入山,再有以且夫尝谓之文进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气渐平,遂

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可谓描摹尽致。但归号舍似秋末冷蜂一句,是指北方,若在广东则改为似热锅上蚂蚁方合。我亦是一考再考的人,考到第三科为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我21岁,侥幸中式。我记得那年九月初九放榜,我与数友在城隍庙对面的一家酒楼听榜。写榜在贡院内聚奎堂,主考、房官、学政、监临执事各官均齐集。由第六名写起,全榜写完,再写前五名为五经魁,第一名曰解元,是沿唐朝士子由州县解送而得元的意思。写榜时有探报人,每四五名印成一纸,沿街叫卖,我中第24名,得报约在下午3时,返家则报喜者已至,将报条贴于大门外,亲友亦多来道喜。我兄衍瀛是科赴北闱乡试,午前亦得电报中式。兄弟同科乡举,我母亲甚喜,说你们年纪轻轻就中举,那是你们的本事,你父亲绩学不中,此是你父亲留给你们的,这句话真是一点不错。榜贴在布政司衙门照壁搭就的彩棚。发榜后次日在布政司衙门大堂设鹿鸣宴,主考房官学政监临内外帘官,新科举人皆与宴。是科正主考为唐景崇,副主考为王荫槐,我的房师为安荫甲。次第入座开宴,歌鹿鸣之章,作魁星舞,不过仪式而已。回家谒祖,拜客,设席款待亲友,与入学时情形略同。可恨是科正逢甲午中东之役,丧师失地,而主考唐景崇是台湾巡抚唐景崧之弟,我曾有诗感叹之,诗曰:“狂澜渤海丧师期,深痛恰逢科举时;泪眼台澎伤割地,东风吹彻落龙旗”。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方将台湾收复,不料现在美帝国主义又助蒋占据台湾,我国人民一致愤慨,收复之期,定在不远。乡试后再言会试。

(丙)会试。会试是在北京考的,亦三年一科,逢丑、未、辰、戌年为正科,加科者曰恩科与乡试同。会试是合各省的举人在北京会考的意义,考官简放四人称大总裁,同考官18人称十八房,其余执事各官与乡试略同,不过名目稍有变易。我中举后翌年为乙未科会试,是时日本已占高丽,据奉天省,声言要攻北京,我母亲不欲我去会试,说你年纪尚轻,何必在兵荒马乱的时候而赴考呢?以后机会尚多,考少一科有何关系,所以我是科未考。下科为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我母于上年去世,丁忧三年又未能赴考,嗣即逢庚子八国联军之变,辛丑会议复停考,直至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方补行会试,而北京贡院被联军焚毁,因改在河南开封考试。我是年正月在广州乘海轮到上海,转乘长江轮到汉口,起早赴河南。是时铁路通至信阳州,距开封尚有七站,须改坐骡车,每日行一站,每站约百里,早行夜宿,仆仆风尘,又是一番滋味。途中有一日经过某县平原,见

地面有窗,问之知是穴居,并云冬暖夏凉。上古穴居野处,不料此方尚有存者。及近开封约20里,历经黄河大坝,坝甚宽广,且有在坝上结茅而居者,过一坝必有坦途一段,遍种庄稼,三五里一坝,接连至开封城外为止,近城的坝底已高过开封城楼,一遇决口,其害可知。到开封住广东会馆,当日河南尚用五两十两的元宝,与有孔的制钱,间用银毫及大银元,每一银元可易制钱八百文。购物以制钱为主,物价低廉已极,三个制钱买鸡蛋1枚,有时五个制钱买两枚,是一银元可买鸡蛋280个,又一银元可买30斤猪肉,其他物价可以类推,我们广东人至为惊奇。场期在三月初八日至十六日,分为3场,共考9日,其点名入场出场等与乡试略同,但3场的题目与前异,因光绪二十七年辛丑秋闱以后,废八股文试帖诗,改为第一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5篇,第二场试外国政治艺学策五道,第三场试四书义2篇,五经文2篇,均不准用八股式,并废誊录,以士子原卷送考官评阅,但仍弥封。是科我兄衍瀛中式,并入翰林,我未中在北京教书。光绪三十年甲辰科(1904),我三月由北京再到开封应会试,四月初十放榜,我中式第129名贡士,年31岁。是科大总裁为裕德、张百熙、陆润庠、戴鸿慈,我的房师为萧荣爵。中式后即在北京应殿试。

(丁)殿试。殿试向例为四月二十一日,以改在河南会试恐士子赶不到北京,遂展期在五月二十一日殿试。殿试之先尚有复试一场,殿试派读卷官8人,是科为大学士王文韶、鹿传霖,尚书陆润庠、张英麟、葛宝华、陈璧,侍郎李殿林、绵文。我于五月二十一日黎明,穿常朝服入东华门至中左门,听点名领卷,送场者至此为止。我背负考箱至保和殿。殿廷所备试桌,式如炕几,高仅尺许,趺坐盘膝坐于地毯之上以事写作,试士皆所不惯,于是多自携考桌。其制用光面细布蒙薄板,以铁条为活四柱,纳于板背,折叠成片,支起扣于套环,即为一桌,较内廷所备者稍高。以藤筐盛布箱,贮考具应用的东西,其筐即为坐椅。入殿随意择坐,但殿宇深严,先至者多踞前排,后排阴暗不能辨字,后至者多迁于殿前廊下。策题颁下约在辰刻,至中和殿阶下跪接,每人一张,策题用黄纸印刷,领题后还保和殿就坐对策。殿上均黄绒地衣,下衬以棕荐篾席,正中设御坐,丹陛三级,加以五彩蟠龙地衣,禁止吸烟。乾隆以前,皇帝多御殿考试;道光以后未亲临,派亲王为代。发策四道,即日交卷,不许继烛。策文最短以千字为率,卷为8开,每开12行,每行24字,写足约2000字。道光以后注重楷法,卷纸7层,厚不易写,书写时间,占大半日,限于时刻,为文不暇构思。

我于傍晚出场,将卷写足,谓之七开半,工楷圆满,无一脱漏的字。我兄衍瀛于收卷官处见我的卷,谓为满意。二十二日读卷大臣在文华殿公同阅卷,阅定将前十本于小传胪日寅刻进呈候钦定,有依进呈次序而发下者,有移易次序而发下者,我卷即是进呈时为第四,而钦定改为第三的。二十四日为小传胪,凡应殿试者,是日黎明穿常朝服至乾清门外阶下听宣。读卷大臣立御阶上,执黄纸名单,高唱某名,和者以次传唱。第三唱至我名,由随入亲友代系忠孝带于腰间,带用白绸为之,其意是以后入仕即当尽忠。前进序立,十人唱毕排班,光绪帝御养心便殿,读卷大臣将引见名牌入呈,鸿胪寺官引十人跪丹陛下正中,背奏履历,臣某名某处人,年若干岁,以次背毕,引出而退。归寓报喜人来,例于鼎甲门前贴一红联,曰:“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二十五日在太和殿大传胪受贺,典礼隆重,是日晨设卤簿法驾于殿前,设中和韶乐于殿檐下,大乐于太和门内,彩亭御仗于午门外。并设黄亭二,一在殿内东楹,一在丹陛正中,王公大臣侍班,新进士朝服,戴三枝九叶顶冠,按名次奇偶序立东西丹墀之末。届时礼部堂官诣乾清门奏请光绪帝礼服乘舆,引入太和殿升座,奏韶乐,阶下司礼者鸣鞭。皮鞭长丈余,鸣时飞舞回旋,响彻云霄,如是三次。鸣鞭毕,大学士于殿东黄案将黄榜捧出,置丹陛正中的黄案,奏大乐,宣制曰: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五月二十一日策天下贡士谭延闿等 273 名,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传胪官唱第一甲第一名刘春霖,引出班就御道左跪;第二名朱汝珍,引出班就御道右稍后跪;第三名商衍鎤,引出班就御道左又稍后跪。每名皆连唱三次。嗣唱第二甲张启后等若干名,第三甲张鸿等若干名,仅唱一次,不引出班。唱时以次接传,上语下曰胪,所以谓之传胪。唱名毕,奏乐,朝贺,大学士至三品以上各官及新进士均行三跪九叩首礼。礼毕,礼部尚书奉黄榜承以云盘置彩亭内,导以黄伞鼓吹,由太和中门送至东长安门外彩棚张挂。黄榜谓之金榜,俗言金榜题名者以此。金榜盖用皇帝之宝,另写一小金榜进存大内,光绪甲辰科的小金榜现尚陈列于故宫博物院中。传胪后再颁上谕:第一甲第一名授职翰林院修撰,第二、三名授职翰林院编修,普通称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按唐制赴礼部试者须投状,故殿试第一称为状元,第二名喻榜中双眼,故称榜眼,第三名探花之称,则以唐进士杏园初会谓之探花宴,以少俊二三人作为探花使,亦曰探花郎,同诸进士游园以折取名花,后始专以第三人当之。又相传有状元骑

马游金街之说，是始于宋时第一人及第给金吾七人清道而来。我与刘朱共三人是日随榜亭至东长安门内，顺天府府尹已于此处结彩棚相迎，棚内设长案陈列由礼部颁布给的金花绸缎袍褂料等。府尹为三人进酒簪花披红，备马三匹，亲送三人上马，由午门中道而出，用鼓乐执事状元榜眼探花及第的彩旗脚牌引路前导，出午门后转向东城北行至新街口，顺天府尹衙门赴宴，署内外列队鼓乐迎送，府尹出迎，三人下马登堂，乐作开宴，于大堂南向设三席，一甲三人每人一席为客席，北向一席为顺天府尹主席。就座举酒即起，礼毕送三人上马，用原鼓乐彩旗牌仗引道，经地安门外，由西城出正阳门至南城，四城俱遍行，所谓骑马游金街者殆此。榜眼探花送状元刘春霖至直隶会馆归第，次榜眼探花归第。我与朱汝珍皆广东人，遂同至粤东会馆。是日会馆演戏宴客，同乡京官皆到，请是科会试大总裁房官，及复试殿试各阅卷官。二十六日为恩荣宴，相沿称为琼林宴，是日新进士赴礼部筵宴，派亲王一人为主席，从前阅卷官各人俱到，酒食丰盛，至光绪末造，形式而已。于礼部大堂设席十余桌，果肴皆出装饰，粗瓷竹箸，极为简陋。是科派恭亲王^①为主席，倥偬一坐，即起立出门，新进士亦同时而出。向来有抢宴之风，闲人争进，将宴席的盘碗杯箸抢夺一空，瓷器堕地声，笑语喧哗声，一片纷乱，此风不知始于何时，而宫廷各宴亦闻有之，当由来已久了。殿试后尚有朝考进士场，则是将全榜进士分用为翰林院庶吉士、各部主事、内阁中书，即用知县四项。朝考卷分为一、二、三等，以定授官的考试，不再详述。

四、附说考试的八股文

科举用八股以为考试，自明至清行之 500 余年，八股文三字人习闻之，究竟如何是八股文，兹为简单的说明，俾读者得以略悉其梗概。八股文源流，是由宋代王安石罢唐代取士的诗赋帖经，改用经义考试而来的。经义近于论体，文散而疏畅，不尽对偶；八股则不然，必要相对为文。体裁是起二比、中二比、后二大比、末二小比，合成一篇，故八股亦称八比。其每二股中，出股与对股，句数多少俱要一样相对成文。但在八股文先的开端，须有破题二句，承题三四句，起讲十句上下，起讲后有领题三几句，以下方是八股。而起二股完，有出

^① 原文如此。盖恭亲王奕訢已于戊戌(1898)年去世。——整理者